

无间地狱:存在的危机

——对电影《无间道》的存在符号学分析

颜小芳

[摘要] 电影《无间道》主人公之一陈永仁最大的悲剧是存在的悲剧,也真理的悲剧。通过陈永仁的悲剧,《无间道》告诉我们在符号形成的意义世界,主体的存在必须出示符号的证明。作为符号的主体,是由符号的所指(存在)和能指(意义)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且在符号的世界,符号的存在由能指决定。而当能指和所指不协调时,符号主体就会产生焦虑,而焦虑正是主体存在的符号。

[关键词] 存在;主体;存在符号学;超越;电影评论

中图分类号: J901;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09)12-0181-04

作者简介: 颜小芳(1982—),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08级比较文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符号学与叙述学、文学批评和影视文化研究。四川 成都 610064

人这一存在者与共处一个世界的其他存在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反思。正是由于这种反思或自我意识,人类才会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才会对人的存在问题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永不疲倦。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它揭示了人类符号化生存时代的降临:“所有不同的文明生存状态,都可用一句话概括:符号化生存。”^{[1](P 1)}而符号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无穷便利的同时也潜伏着危机和隐患。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由于符号能指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后果:如目前正困扰许多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现代超宽幅社会、广告的肆掠与人们实际购买能力没有得到提升之间的矛盾等等。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那么符号对人的存在将构成严重的威胁——电影《无间道》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触及到了存在与符号之间的尖锐冲突。

《无间道》讲述的是警察与黑社会通过互相派遣卧底深入对方进行斡旋的故事。陈永仁(梁朝伟饰)是警方派出的潜入黑帮的卧底。由于与黑社会有牵连,虽然他考上警校,却无法从警校毕业。他的上司黄警督见他志向坚定,于是说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混入黑社会,一来考验他,二来也正好利用他为警方获取情报。陈永仁答应了,在黑帮做了十年卧底。这期间,陈永仁一直期待能恢复警察的身份。因为长时间扮演两种角色,他的精神有些分裂。黄志诚答应他在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即剿灭韩琛(黑帮大哥)之后恢复陈永仁的

真实身份。韩琛最后终于伏法,但不幸的是黄警督也因公殉职。黄警督是唯一知道陈永仁真实身份的人。不过还好,在黄警督的电脑中,存有陈永仁的真实档案。陈永仁将秘码告诉在警方任职的刘建明(刘德华饰),刘建明正想帮助陈永仁恢复警察身份的时候,陈永仁却突然发现了刘建明原来就是那个潜入警方的卧底,于是抓捕刘建明。而刘建明得知自己身份暴露,也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将陈永仁的档案完全删除了。影片中刘建明和陈永仁有一段对话很发人深省。在天台,陈用枪指着刘的头:

“给我一个机会!”刘低声请求。

“怎么给你机会?”陈反问。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刘说

“好啊,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陈仍用枪指着刘的脑袋。

“那就要我死?”刘看了陈一眼。

“对不起,我是警察。”陈微笑着说。

“谁知道?”刘反问。

沉默。

一句“谁知道”,使陈永仁陷入了思想的困境:一个人是不是好人,自己说了不算,某些人说了也不算,要有证明。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你是好人,那你就是坏人。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我是谁不是我能证明的,必须由符号来说明。每个人都生

存在一定的符号空间,受着符号系统的支配。而符号系统只负责意义的产生,不管意义的虚假和真实。它只告诉我们真理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困境中,陈永仁面临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即我是谁。在他自己看来,我是警察,这个好人的身份毫无疑问,但需要他者的证明,然后由代表正义的警察系统来裁决或评判。而问题就出在评价体系本身,即元语言本身。这个评价体系后面的集团主体被陈永仁的表象——黑帮中的一员,所蒙蔽了。这是一个非本真(inauthentic)符号。在符号学中,本真的与非本真的、能指与所指以及显现的和内在的这三组概念可以并置。本真的意味着拥有一个意义、内容、所指的事物;而非本真的指那些没有内容、仅在现实表面移动的事物。本真的事物相当于格雷马斯的“to be”,而非本真的事物相当于“to appear”。^{[2](P 114)}即在陈永仁的身份符号中,罪犯的身份是伪装的,警察的身份才是真实的。陈永仁所要做的是要去掉非本真符号而让本真符号得以显现。但这个过程十分艰难,遭遇到了来自黑方派遣的卧底刘建明的阻挠,因此对陈永仁欲求与自己所需价值对象的结合形成一定的阻力(resistance)。这个阻力,表面上看由刘建明个人施加,实际上阻力最终是陈永仁所力求归依的以及刘建明所利用的警察体制所赋予,即警察元语言所赋予。刘建明也是一个有着矛盾身份的主体,他的显现身份为警察,这也是一个非本真符号,或者艾柯意义上的假冒物(forgery),而他的隐藏真实身份却是罪犯。陈永仁欲求的价值对象也是刘建明所欲求的,但双方从客观上都构成了对方追求价值对象的阻力。而正是无法同时在一个层面显现的两种语境元语言——警察和罪犯——预先给予了他们不同的意义阐述方式。结局以陈永仁的牺牲告终。真实的警察输给了假冒的警察,而后者借以杀人的工具却是警察元语言。陈永仁悲剧的根本原因是警方元语言的内部系统出现了背叛因素。而陈永仁个人能力元语言是比较强的,所以他焦虑但不迷惘,“意志”坚定,但阻力过大,因为意识形态元语言所犯下的错误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之外。

《无间道》片头引用了这样一段话:《涅槃经》第十九卷:“凡八大地狱之罪,称为无间地狱,为无间断遭受大苦之意,故有此名。”这个“无间地狱”就是被符号挤压而形成的真空地带,这就是人的存在空间,“真实”也存在于这里。我们时代的文

明是影像(image)的文明,而在此文明之中,本真的现实逃离了,而世界则是一个充满了互相指涉的符号能指的世界,因而唯名论成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认识论。塔拉斯蒂说,在符号学术语中,有一个现实的零点,它是主体所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不会发生叙述的分离,这个地方涉及的是对现实的具体的本真的体验,也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这个现实的零点在电影《无间道》中已经成了无间地狱。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只可能在‘主体’当中,并随着‘主体’的存在一道浮沉。”^{[3](P 261)}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无间地狱。故陈永仁的悲剧是生存的悲剧,也是真理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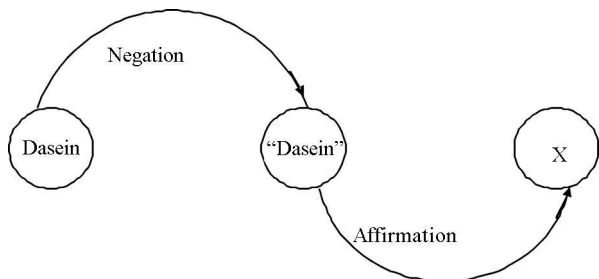
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符号无处不在。“由于符号化生存,符号切断了人与客观世界、人与社会的直接联系。”^{[1](P 2)}在符号化的世界,人生的价值需要符号来衡量,人的存在也都需要符号来证明,以至人们竟然忘记了人存在的本来面目。“存在可以被遮蔽得如此深远,乃至存在被遗忘了,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也无人问津。”^{[3](P 42)}在符号之前,人是什么?这是海德格尔要说明的问题,人是此在,“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存在)”^{[3](P 49)}“而现成存在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和具有此在形状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了不相干。”^{[3](P 50)}此处的现成存在在今天就是符号化的生存,而在人的符号化生存之前的主体是什么样的?无间地狱的主体本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新符号学或存在符号学就是对这一存在主体的分析。

存在符号学或新符号学是一种不同于以皮尔士、格雷马斯、西比奥克等为代表的经典符号学家的理论。塔拉斯蒂认为它们主要有二个方面的不同:第一,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经典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形成以后的系统、分类、特征、规律、表现形式等等,是在符号凝固以后的层面来对符号进行静态的分析。而存在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形成之前的状态,相应的“前符号”。^{[2](P 18)}存在符号学将符号视为有生命、有灵魂的运动的事物来研究,“存在的符号时刻是在符号形成之前或之后的时刻,因为符号的生命不会停下来,它们总是处于形成的状态。”^{[2](P 18)}第二,研究方法有所区别。经典符号学多采用客观的、科学的、分析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符号,相比之下,存在符号学倾向于直觉的、综合的方式,但存在符号学也吸收了经典符号学的理论成果,是在继承基础上而创新的。

存在主体的符号到底如何产生?

符号的产生是“需要”这个符号的意义的缺席。符号是意义的缺失而造成的(虚拟)的欲望。也就是说符号行为的起始点是个人对于意义的渴求,即“每个人都有对于自己和他人变得有意义、富有意义的欲望和被理解的欲望”^{[2](P 8)}而这些意义是人本来的此在不具备的。那么人为什么要追求意义呢?这是由于此在世界的的不满足和人对此不满足的此在所不满意而产生的对超越的渴求。“超越”是新符号学的本质概念。超越的行为是人们获取意义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塔拉斯蒂这种存在符号学的模式。



图一:存在主体经由肯定和否定的行为之运动过程^{[2](P 10)}

塔拉斯蒂认为这种模式建立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之上:主体在世界上存在,主体体验到纯粹“此在”的世界是不充实的。因此,主体为了追求意义,而开始追求并实践超越的行为,这种超越的行为有两种类型:否定和肯定。

主体通过两项行为成为存在的(existential)创造意义的存在(being)。首先,主体处于客观性的符号中,这个客观性的符号世界即是此在(Dasein)。这个“此在”在此已经不同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主体认识到了它由来的此在周围的空虚和虚无,主体必须朝向“虚无”做一次飞跃,这就构成了超越的第一个行为——否定,即对“此在”的否定,并超越此在,跃向“虚无”。^{[2](P 11)}

当主体从他对此在的超越——否定中返回时,他拥有了新的观点。此在世界的许多客体失去了含义并被证明只是显得有意义。但是,主体新的存在体验为那些保留它们意义的客体提供了新的充实的内容。这个时候,主体获得了“符号的自我”。^{[2](P 11)}

但是,主体的运动继续前进,接下来是超越的第二个行为。他遇到了虚无的对立面——普遍,它是充满意义的,但是却以某种超个体的方式,独立于他自己的意义行为之外。这种行为称作“肯定”。这种行为的结果是主体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而且,它也对于专注于它的主体辐射出一种新的意义。这个时候主体感到了生命的“充实”。^{[2](P 11)}

在《无间道》中,对陈永仁和刘建明来说最有意义的欲望便是想做个好人,过一般的好人所过的生活,也就是正常人的生活。这个欲望是由他们原本的生存当中“正常人”生活(好人)意义的缺乏而产生的。陈永仁本是黑社会老大倪坤的儿子,这层关系使得成绩优异的他却无法从警校顺利毕业。但他自己却不甘心,因为他有要当警察、做好人的强烈欲望。所以第一步,他要反叛此在,他要背叛它。黄思诚警司利用了他与黑社会的这层关系派他充当黑帮的卧底,待完成任务通过考验之后,便可恢复他的警察身份。于是从黑帮老大的儿子到黑帮的卧底,陈永仁开始了第一项超越的行动:否定。当陈永仁从对此在的超越——否定中返回他的此在时,他以新的观点来看此在。即他已经认为自己是警察,是好人。他的第二个超越行为就是要“肯定”自己的警察身份,但事实上,他一直未成功,直到死去,由身份引发的焦虑到最后以死亡的方式终结。他想通过“符号”的方式获得重生的愿望破灭了。

塔拉斯蒂还认为,符号总是与某种情境(situation)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符号情境有不同的符号。看过电影《霸王别姬》的朋友对故事的结局一定还有印象:男主角程蝶衣扮演虞姬的时候在舞台上竟然真正地横刀自刎,令人震惊。有人说他是戏痴,演戏演得太投入,进得去,出不来了。也有人说他因为对现实人生完全绝望,从而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解脱。而用符号学的原理分析程蝶衣的悲剧,我们可以说他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符号情境:艺术和现实,或者说戏和人生。人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说明人生和艺术这两种情境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但这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有着不同的法则和规律,用艺术的符号来理解生活或用生活的符号来解释艺术都是犯了符号学的错误。故而程蝶衣的悲剧是符号意义上的悲剧。生活中的人们特别是艺术家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不会犯程蝶衣似的错误。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香港著名艺人张国荣的自杀等等。从符号学意义上看,符号只负责意义的生产,而不管意义的正确与否。意义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取决于人的解释。符号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故而符号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也就

需要不断地对符码进行重新解释。而只有能够不断重新解释符码并随符码的变化一起变化的人才能够在符号的意义上做出正确的行为。故而情境总是具体和特殊的,并且对于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意义。塔拉斯蒂一共列举了九种不同的符号情境,包括社会规则、历史情境、存在情境、交往情境、权力情境、宗教情境、烹饪情境、爱欲情境、道德选择情境,但这种分类并非包括所有的符号情境。

符号有不同于决定它们行为的规则的另外一种生命吗?塔拉斯蒂认为是有的。符号有内在的生命、灵魂,符号不过是表层、封面、现象,它的里面是主体、灵魂在移动。

那么符号的主体有哪些模式情态呢?塔拉斯蒂详尽分析了符号主体的一种主要现身情态——焦虑。“焦虑是主体存在的标志,也是主体存在的符号。”^{[2](P 77)}塔拉斯蒂认为焦虑是主体与它的价值客体分离的状态。产生焦虑的原因主要有两种:(1)主体与令人陶醉的客体分离;(2)主体与令人狂躁的客体结合。塔拉斯蒂以音乐剧《帕西法尔》为例,分析了焦虑在不同的行为者上的表现。

同时,焦虑还可以解释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协调”。^{[2](P 81)}《无间道》中陈永仁的焦虑就属于这种。在符号的宇宙,陈永仁这个存在的主体对于他者显现为符号,这个显现在人们面前的陈永仁的表现就是符号的能指。那么陈永仁显现在公众面前的表象除了他的物质形体外,就是他作为卧底——黑社会的一员的身份。那么符号的所指是什么呢?所指即是符号的实质,即存在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看存在的就是真理,这一点陈永仁自己是无法意识到的,这个真理在陈永仁的意识中表现为好人。表明上看陈永仁的苦恼是作为好人的能指和作为黑社会的能指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冲突,而实际上却是好人和坏人这两种符号的能指与作为符号所指的真实存在之间无法协调的冲突而引发了陈永仁内心的焦虑。所以陈永仁在身为卧底的十年时间内患上了精神病,这种精神病是内心的焦虑的症状,而焦虑的产生正是能指和所指的不协调所致。《无间道》通过陈永仁的悲剧进一步说明了在符号形成的意义世界,“主体”的存在必须出示符号的证明。因为作为符号的“主

体”,是由符号的所指(“存在”)和能指(意义)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的,且在符号的世界,符号的存在由能指决定。

焦虑还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当两种符号体系发生冲突时,如主体的内在符号结构和外在世界发生冲突,也会导致焦虑的产生。《霸王别姬》的主角程蝶衣的焦虑就是属于此种样式。那么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主体完全适应他者的符号体系。这种方式对程蝶衣来说实在太难,故而他选择的是一种终结主体生命的自我解脱的方式。

焦虑是可以和解的,音乐剧《帕西法尔》提供了一种和解焦虑的方式,那就是宗教。

焦虑和创造性有关。塔拉斯蒂在描述符号主体的两种超越行为时提到,当主体体验虚无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焦虑的,但这种焦虑却可以成为一种创造性的体验,只要主体继续朝前运动。

人是借助符合来思考的,那么在符号产生之前,人如何了解此在?既然无法了解,是不是意味着它不存在?但如果真的不存在,那么《无间道》的主人公陈永仁又为什么会感到焦虑?他的焦虑从何而来?说明他意识到了某个非符号的真实性的本质的存在但却无法找到他,因此他变得焦虑,在存在与符号之间,在意与在之间,他迷惘了,意与在是不会发生冲突的,但是一旦冲突了,那么将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陈永仁死了,程蝶衣也死了。他们的人生不一样,但都是在符号的世界迷失了自我。现实中的人注定是要分裂的。死了的都是正常人,活着的都是精神病患者。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符号产生之前,人的存在是海德格尔所分析的;符号产生之后人的存在又是什么样的呢?电影《无间道》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也是最可怕的一种状态,那就是无间地狱。

参考文献:

- [1]孟华.符号表达原理[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 [2]Eero Tarasti. Existential Semiotic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

收稿日期:2009-08-20 责任编辑 陈灿平